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六

教化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禮之與政刑感人之深淺成俗之厚薄可知也自堯命州牧事多闕文秦置郡守民罕見德迨于兩漢之世始有循吏之名或興

學而化行或修禮而教闡或引咎而人知勸或掩過而人遷善若文翁韓延壽之屬皆著異迹煥乎惇史後之繼踵比比有焉非夫仁信篤誠寬厚清靜正其身而率下者孰能至於此哉

漢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少府郡掌財物之戶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齎以為貨無限於

書刀布郡中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郡中

也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舉宮於成

都市中學宮學之宮舍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下縣四郊之縣

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不令從役也高者以補郡縣次為孝弟

力田嘗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益多也使

傳教令出入閨閣閨閣內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

國皆立學較官自文翁為之始

韓延壽為潁川大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為選
 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朋黨故構會
 吏民令相告許構結也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繇是以為
 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
 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
 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間以謠俗民所疾苦謂俗
里歌謠也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
教善惡也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
 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較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
 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

物者弃之市道

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偶木土為人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於

市之道上也

數年徙為東郡大守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

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

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

學官謂庠序之舍也

春秋鄉

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

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

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延壽接待下吏恩施甚

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

何以至此

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為此事

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

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

絕殊

也。以人救之，故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身首不相絕也。

遣醫治之，而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吏護視之。

後至救功，曹議罰白。今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

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故毋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也。今旦明府

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

趨走出，詣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

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也。」微無歸

舍召見門卒，卒久，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

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入守

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

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良，長督郵分

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

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

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

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

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

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

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

宗族傳相責讓比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見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焉勉以意告鄉部有

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以其悔過從善故延壽乃起

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

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給詎也

黃霸為潁川太守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

不奉宣不令百姓皆知也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扶

問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郵行書舍謂傳送文

善所止處亦如今之以贍鰥寡貧窮者鐸館者鄉所治處也

薛宣為左馮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

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

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思受戒者

何武為揚州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

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

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即就也學官學舍也試其誦論問以得

失意

後漢寇恂光武時為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

恂素好學乃修鄉較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

受學焉

李忠為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

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較亦學也禮記鄉飲酒之

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堂所以致尊讓也七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

慕之

選用明經郡中向

衛颯為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

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

化

任延為會稽都尉每時行縣輒使尉勉孝子就殮飯

之後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姦

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

為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

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

同時相聚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

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

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

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

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

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又為武

威太守造立較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秦彭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享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嘗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

張湛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歐陽歙爲汝南太守世傳伏生尚書在郡教授數百人

伏恭爲嘗山太守明齊詩敦修學較教授不輟繇是北州多爲伏氏學

王追爲益州郡太守始興起學較漸遷其俗

廉范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

羊續爲南陽太守班宣政令候民利病百姓勸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嘗弊衣薄食車馬羸敗

張霸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

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較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黌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歡服

劉寬為東海相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

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典行日有所化

樂巴為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較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

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晉今諸郡國不滿五千以

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何敞為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

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嘗召督郵還府

督郵主司察愆

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

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

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

居出

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亾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

人 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 置立禮官不任文吏

王暢為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嘗布衣皮襪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諫之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按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鞠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應奉為武陵太守興學較舉反陋

魏霸為鉅鹿太守以簡樸寬恕為政掾吏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知者懷慙譖訟遂息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川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嘆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
詣延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郡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拆因此皆

還繼養者千有餘人也 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

劉表為荊州刺史起立學較博求儒術綦母閭宋忠
等撰立五經章句講之

孔融為北海相立學較表顯儒術

魏袁煥為梁相煥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
子貞婦嘗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
之間耳方今雖擾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
宗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

杜畿為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
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
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
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白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
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
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
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
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
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郡人樂詳少好學畿署詳文
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韓遂馬超之

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

王恂爲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定令狐邵爲弘農太守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學業轉興

顏斐爲京兆太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水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劉馥爲揚州刺史恩化大行於是聚諸生立學較牽招爲鴈門太守簡選有才識者詣大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徐邈爲涼州刺史收歛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羗城入貢皆邈勲也任嘏爲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

劉邵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

王凌爲青州刺史時海濱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徙

爲楊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

王基爲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較南方稱之

楊俊爲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較吏民稱之

范粲爲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較勸農桑又郡壤富貴珍玩充積粲制之息其華侈

蜀王商爲蜀郡守修學較廣農桑百姓使之

吳顧邵爲豫章太守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有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

風化大行

晉曹志字允恭爲樂平太守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

李重爲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較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

鄭袤爲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

陶侃爲荊州刺史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擣蒲者收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

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
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繇若力作所致雖微必
喜慰賜參倍若非禮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
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
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
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

孔衍爲廣陵郡守雖隣接於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
務廢業

周處爲楚內史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
敦以教義

虞傳爲都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

范汪爲東陽太守在郡大典學較甚有惠政

范甯汪子也爲預章太守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
州探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嘗憲遠近至者
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
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
之上言曰預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省
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
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
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

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大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功夫萬計寗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存任心州旣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寗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嘗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寗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弃官稱訴帝以寗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

庾亮爲征西將軍鎮武昌開置學官亮薨乃廢

王承爲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

云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宋孔季恭爲會稽內史修飭學較計課調習

蔡興宗爲會稽太守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射

杜慧度爲交州刺史崇修學較

南齊劉俊爲司州刺史於州治下立學較

虞愿爲晉平太守在郡立學堂教授

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於南蠻園東南開立學

上表言狀置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二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

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嘆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江祀爲東海太守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

梁始興王憺出爲益州刺史開立學較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繇是多向方者

殷均爲臨川內史體羸多疾閉閣臥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誦責劫帥稽顙乞改過均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

陸襄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因忿爭遂相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誦但以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悟深自咎悔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歌曰陸君解無怨家鬪旣罷讐共車

柳惲爲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著之文教百姓稱焉

張綰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吉禮記正言義四姓衣

冠士子聽者嘗數百人

王歆若等曰禮記正言是梁武所撰故稱制旨四姓謂朱

張顧陸也

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為禍皆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各為除崇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繇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張緬為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

後魏張恂為廣平太守招集離散開建學較優顯儒

士吏民歌詠之

賈雋為荊州刺史先是上谷置荊州後改為雒州在重山民不知學雋乃表置學官選悟者以教之

李仲璇為兗州刺史以孔子廟墻宇頗有頽毀遂修改焉

裴延雋為幽州刺史以范陽人鄺惲好學有文才用為主簿令其修起學較禮教大行民歌誼之

李平為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飭太學簡試通儒以克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為之贊

劉道斌爲弘農太守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

盧道將爲燕郡太守優禮儒生勸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拆家貧唯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萇年見之愴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裴安祖河東聞喜人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

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境內欽服之

韋彧爲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首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爲寇掠自或至州魯生等咸賤啓修敬不復爲害或以蠻俗荒梗不識禮義乃表立大學還諸郡生徒於州總教

李訢爲相州刺史上疏求立學較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義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王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都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爲造士今聖

治欽明道隆三五禮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任州土
學較末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
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學
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
任名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已來訪諸文學舊
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
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
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
明者貢之天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獻文從
之

高允爲懷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
蕭寶寅爲徐州刺史起學館朔望引見四姓子弟接
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

崔辯爲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

崔遊爲河東太守大學舊在城內遊乃移至城南開
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爲良守

高祐爲西交州刺史以郡國雖有大學縣黨宜有賢
序乃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崔孝瞻爲趙郡太守興立學較親加勸督百姓賴之
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

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充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以示其耻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又爲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嘗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寇雋爲梁州刺史民俗荒穢多爲賊盜雋乃令郡縣立爲庠序勸賊盜使歸農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

北齊鄭述祖父道昭先爲兗州刺史述祖天保初又爲之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

蘇瓊爲南海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語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居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掾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

後周長孫儉初仕魏爲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

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繇
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
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有
犯法西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
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下吾昔
聞王臣謗謗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
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群僚者也聞之嘉歎荆
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
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
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

柳霞爲霍州刺史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者乃微
加貶異以耻之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
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

薛慎爲湖州刺史州界旣雜蠻夷嘗以劫掠爲務慎
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叅或須言
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誠乃賜酒食一年
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
之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
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卽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
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折非唯

蠻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者諭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樂遜爲湖州刺史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頗被褒錫

隋于義字慈恭爲武安太守尊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財倍與二人諭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以其德化人皆此類也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繇此遽相陵奪每于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趙賢通爲冀州刺史有人盜其田中蒿者爲吏所執賢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媿惡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

令狐熙開皇中爲桂州刺史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較人夷感化焉

乞伏慧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太洽

楊汪字元度歷荆維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

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有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間之咸自歎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間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自齊亾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

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繇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嘗季月招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行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塗陽人焦通性酣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旣悲且愧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畧無爭訟柳旦爲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開設學校大變其風煬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

唐高士廉太宗時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士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誘勸有不悛者親率官屬詣其門而諭之繇是邑里翕然多爲孝悌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西蜀學校一時復興

高智周高宗時爲壽州刺史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李栖筠代宗時爲浙西觀察使屬師旅饑饉之後百姓流離講誦之徒數年竟絕乃大開學館招延秀異表大儒河南褚冲吳郡何員等超資授官爲學者師身自執經質問疑義繇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鄒魯

馬燧爲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田中生穰禾人頗便之

張鎰爲濠州刺史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比去郡升明經者四十餘人

陽城德宗時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爲理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鞠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措拾其不法事以告欲自爲功城立柱殺之賦稅不登觀察使請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惟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

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謂城獄曰彼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觀察使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案之

王欽若等

日史失其名

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行中道而逃

令狐楚穆宗時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卒驕悍累逐主帥韓弘以重法繩之人皆偷生莫革其性楚以仁惠明其教令人遂從化

曹華爲沂州刺史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鷲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忽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

鄭澣文宗時爲興元尹先是澣父餘慶之鎮興元創儒宮設學館至澣之來復繼前美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七

能政

自秦氏罷侯置守漢室之興率循無改垂及中葉品
式備具故有與我共此之嘆而二千石之著治効者
率加褒賞以申勉勵史氏所述循吏為盛焉東京而
下咸可徵也自非厲精為治正身率下遵道德齊禮

之訓以變風美俗推務本明利之術以厚生阜財措
枉而擊強興廉而崇讓先之以條教濟之以仁惠居
之以寬簡輔之以強明又曷能致政治之清夷吏人
之歡愛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斯
仲尼所謂既富而教三年有成者為不誣矣

漢韓延壽為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
疆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延壽在郡數年徙為
東郡太守以黃霸代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政

事迹並見牧
守教化門

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郡中愈治天子

行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自漢興言
治民吏以霸為首入守京兆尹

趙廣漢為京兆尹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特增

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差白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
京兆者莫能及

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賜爵關內
侯秩中二千石

翟方進為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
有威名再三奏事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

之訓以變風美俗推務本明利之術以厚生阜財措
枉而擊強興廉而崇讓先之以條教濟之以仁惠居
之以寬簡輔之以強明又曷能致政治之清吏吏人
之歡愛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斯
仲尼所謂既富而教三年有成者為不誣矣

漢韓延壽為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
疆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延壽在郡數年徙為
東郡太守以黃霸代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政

事迹並見牧
守教化門

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郡中愈治天子以霸治

行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自漢興言
治民吏以霸為首入守京兆尹

趙廣漢為京兆尹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特增

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羞白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
京兆者莫能及

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賜爵關內
侯秩中二千石

翟方進為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
有威名再三奏事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

邵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興利戶口增倍賊盜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邵父

薛宣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入守左馮翊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

利

愛人而安利也

馮野王爲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馮翊京師稱其威信又爲上郡太守

馮遂野王弟也爲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

馮立遂弟也爲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

嘉美立更歷五郡所居有迹

後漢宋均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間起居其爲民愛若此

馮豹爲武威太守親事二年河西稱之

杜詩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視事七年政化大行

慶鴻爲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曹褒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

郭伋爲并州刺史所過問民病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叅政事

謝夷吾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

歐陽歙爲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魯王興齊武王續之子爲弘農太守有善政

王堂爲巴郡太守吏民生爲立祠永建中爲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郡內稱治

陸康爲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治

陳寵爲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訢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訟者日

減郡中清肅

衛颯爲桂陽太守先是含汪澧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凡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宋登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李膺爲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教條明法令恩威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各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焉

延篤爲左馮翊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叅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二王後有邊延二君

景毅爲益州太守討定叛夷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

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

少年未多年也

徐璆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

公沙穆爲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

史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王商益州牧劉焉以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駱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爲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群賊並起陳與比界姦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

魏劉靖爲河南尹散騎嘗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

之心五種別出遠水旱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
蠶麥充備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
孤獨蒙廩賑之實加之以明槩幽微重之以秉憲不
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
治未足以方也請爲政類如此初雖似碎密終於百
姓便之

司馬朗爲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

杜畿爲河東太守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
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亾
其得人心如此

梁習爲并州刺史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
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
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
者

張旣爲雍州刺史後轉梁州旣臨二州十餘年政惠
著聞

倉慈爲燉煌太守民夷稱其德惠後皇甫隆爲太守
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
爲下興利可以亞之

楊阜爲武都太守會蜀先主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

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上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恐欺蜀馬忠爲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

王祇爲犍爲太守後有廣漢王離代祇爲太守亦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祇而文采過之也

吳謝景爲豫章太守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邵其次卽景

周魴爲鄱陽太守在郡十三年賞善罰惡威恩並行

吳彥爲交州刺史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

晉鄭袤爲廣平太守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

司馬芝爲河南尹居官十一年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

劉弘爲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群下勵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

於十部從事也

劉殷爲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

范晷爲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
鄧攸爲吳郡太守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
興良守

王况爲豫州刺史探尋善政案賈逵已來法制禁令
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

丁紹字叔倫爲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
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
悅其法而從其令

宋劉義欣高祖弟道憐子也爲豫州刺史鎮壽陽于
時土境荒毀人民凋散城敦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綱
維補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境内畏服道
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強鎮

孔季恭爲會稽相務存治實勅止浮華翦罰遊惰繇
是寇盜衰止境内肅清

杜慧度爲交州刺史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
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較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
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繇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
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王僧虔初監吳郡太守後爲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稱

裴松之爲永嘉太守勤卹百姓吏民便之

陸徽爲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

阮長之歷東莞武昌臨海太守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稱之

吉翰爲益州刺史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臧質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較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遷寧遠將軍

申恬爲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蒞有績爲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民便之

杜驥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民所稱詠張岱爲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

劉損爲義興太守時東土殘饑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賑卹以損綏撫有方稱爲良守

南齊虞愿宋末爲晉平太守有異政後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安陸王緬爲吳郡太守少時太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郢州刺史

張環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緬問何不事產而行乞耶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緬繇是深加嗟賞

傅琰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彰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

梁永陽王敷少有學業仕齊爲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例不改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對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况止郡境而已帝稱善

長沙王懿爲晉陵太守曾未朞月訟理人和稱爲善政

襲吳平侯勵爲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

孔休源爲南郡太守行州府事甚有治績平心決斷

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

衡山縣侯恭為雍州刺史簡文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勗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德政碑

夏侯詳為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

王志為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為閑田夏侯亶為吳興太守有惠政遷司州刺史又為邊人所悅服

所悅服

何敬容為建安内史清公有美績吏民稱之遷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世稱為何吳郡後謝舉為吳郡太守聲跡畧相比

劉之亨代兄之遴為南郡太守有異政荆土懷之惡斥其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王瑩為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頻處二郡皆有能名

謝覽為吳興太守初齊明帝及覽父淪東海徐孝嗣

並爲吳興號稱名守覽皆欲過之

劉潛字孝儀爲臨海太守是時政網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布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

何遠爲宣城太守郡經寇抄盡心綏理復著名迹后爲始興內史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廡庫所過若營家焉

陳王勵爲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勵政績許之

陸子隆爲荊州刺史時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

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爲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

後魏長孫肥道武時爲兗州刺史撫綏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於淮泗

張恂爲廣平太守招集離散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

陳留王虔子崇爲并州刺史有政績

淮南王世遵爲北平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爲幽州刺史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

臨淮王昌弟孚爲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

任城王澄爲徐州刺史甚有聲績

任城王雲爲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

淮陽王孝友爲滄州刺史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

元子英爲梁州刺史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

安豐王猛子延明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

崔寬爲鎮西將軍陝城鎮將弘農土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

之中號爲能政

穆羆爲汾州刺史前刺史劉升在郡甚有威惠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羆並爲表請之羆旣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百姓安之

元欣爲荊州刺史轉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頻得人和張燹爲秦州刺史燹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

張蒲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強進善黜惡教化大行

李韶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後轉定州刺史二州旣連接百姓素聞風德州內大治

陸昕之爲兗州刺史尋進號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寬平之稱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

陸凱爲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

源懷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恤劫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孝文曾從容問秘書丞李彪曰卿頗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布化甚得其和孝文曰朕亦知之

竇瑾爲長安鎮將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在鎮八年

甚著威惠

李安世爲相州刺史敦勸農桑禁斷淫祀

崔挺爲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及散騎嘗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採示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吏之名

畢元賓爲兗州刺史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

崔亮爲雍州刺史性公清敏于斷決三輔服其德政蘇椿爲武功郡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

裴宣爲司州別駕明敏有器幹總攝州府事無疑滯
遠近稱之

崔休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擿李伯
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頌休德政靈太后善之

張普惠爲東豫州刺史時淮南九戍十三郡猶有梁
氏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
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姦
盜不起民以爲便

竇瑗爲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
後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

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北齊神武輔政班書州郡
誠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勵

北齊永安王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
趙郡王子獻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
時年七十留心庶事糾摘姦非勸課農桑接禮名雋
所部大治稱爲良牧

悲讓之爲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
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
歛迹盜賊清靜朞月之期翻然更速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天保中太赦郡先無一囚率群

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

封子繪爲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

房謨爲兗州刺史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簡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簡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德化及爲刺史合境欣悅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

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爲勸勵許惇爲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爲畿郡軍國責辦賦歛無准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政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閣詔頒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並有治聲遷大司農蕭祗字敬式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在梁爲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蒞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

袁聿修爲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靜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

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交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又爲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

後周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寃訟歷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農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

張軌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功績甚著臨民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民者多推尚之

楊雄爲洵州刺史俗雜實淪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

竇熾爲大都督原州刺史抑挫豪右申理幽滯每親巡壟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

令狐整爲豐州刺史廣布恩威傾身撫綏數月之間化洽州府豐州舊治不居民中賦役叅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席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焉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人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

唐瑾爲蔡州刺史歷柘州硤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

梁臺爲鄜州刺史性疏通恕已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以仁愛爲心

韋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連璧

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州旣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爲姦猾神舉勵精爲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

留璠爲同和郡守先羗降附洮陽共和二郡羗民嘗

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羗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

韓盛爲新平郡守居官清淨嚴而不殘矜恤孤貧抑挫豪右賊盜止息郡境肅然

函公廣太祖姪孫爲梁州總管秦州刺史性明察善綏撫民庶畏而悅之

席固歷豐湖昌三州刺史蒞官之處頗有聲績

權景宣爲南陽郡守寇盜斂迹民得肄業百姓稱之立碑頌德

辛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

梁睿爲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

隋豆盧勣仕周爲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

于璽爲汴州刺史甚有能名高祖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疋後歷邢洛熊州刺史並有惠政

梁彥光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轉相州刺史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又以德化人吏人感悅畧無爭訟

令狐熙爲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良二千

石開皇四年高祖幸雒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悲泣

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及爲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人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

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遂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高祖聞而嘉之

辛彥之爲隨州刺史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

慕容三藏爲廓州刺史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又爲和州刺史轉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

柳儉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高祖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無繫囚遷汴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荆

夷悅服

帝協字欽仁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

河間王弘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

韋壽字世齡爲嘗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

蘇孝慈爲浙州刺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

李諤爲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刺史時東山霖潦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

敬肅爲幽州長史遷衛州司馬俱有異績

公孫景茂爲汝南太守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又歷伊道淄三州刺史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侯莫陳穎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至官大崇恩信人夷悅服煬帝卽位徵還京師後拜嘗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方所信復拜南海太守

丘和爲代州刺史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

宇文弼歷翔代吳三州刺史皆有能名除泉州刺史薛道衡爲簡較襄州總管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

張濟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

良文振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

房彥謙為郡州司馬時郡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

謙多有異政

柳機為華州刺史歷冀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

賀若誼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

柳且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

柳審之為肅州刺史轉息州俱有惠政

楊屏為寧都太守歷吳州總管甚有能名

張炤為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二

千石

長孫平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

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有善稱轉相州

刺史甚有能名

趙賢通為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嘗有疾百姓奔馳爭

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

唐權萬紀武德中為西韓州刺史在州以清幹著稱

韋仁壽武德中為雋州都督府長吏時南寧州內附

高祖

令仁壽簡較南寧都督既聽政於越雋法令清肅人

懷懼悅

張元濟為高陽郡丞時無郡將元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

武士護武德永為揚州都督府長史開闢田疇示以刑禮數月之間歌謠載路

李桐客太宗貞觀初累遷通鎮二州刺史所在清平流譽百姓呼為慈父

崔幹歷宋幽二州刺史為下所懷

劉德威為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

盧祖尚為蔣州刺史轉壽州都督又轉瀛州所在之

職皆稱政理

薛大鼎貞觀中為滄州刺史大鼎與瀛州刺史賈敦

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鎗脚刺史

黨仁弘為廣州都督有方略所在皆有稱績時有扶

風強竇質亦以幹能致位尚書郎刺史議者以仁弘

為羗中之絕竇質為巴中之絕繇是歷居藩要

李君球為興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

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

高智周總章中為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

田仁會為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為善政

蔣儼為幽州司馬以善政為巡察使劉祥道所薦擢為會州刺史改為蒲州刺史蒲州戶口殷劇前後刺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幾令行禁止稱為良牧

薛謙光則天時為嘗州刺史先是李嶠等奏人情重

內官輕外職乃命韋嗣立及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

本官簡較刺史其後政績可稱者唯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鏗二人而已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

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

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

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為久留

州人方敬翰薦名於朝徵為冬官侍郎

薛季昶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及之者

又為魏陝二州刺史維州長史所在皆以嚴肅為政

楊元琰歷蘄蒲晉魏宣許六州刺史涼梁二郡都督

荆府長史前後九度以清白昇進再降璽書褒美

李濬為潤虢潞三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劔南節度

所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

姚元之為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為政簡肅人吏立

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

嗣吳王琨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皆有能名

李傑爲河南尹勤於聽理每有訢別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繇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

苗晉卿爲安康郡太守歲餘郡中稱理遷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居職三年政化大行

崔隱甫爲太原尹人吏刊石頌其美政後爲東都留守爲政嚴肅甚爲吏人之所憚

崔琳有幹局玄宗開元中歷典數州皆知名

李峴爲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爲金吾將軍遷京兆尹所蒞皆著聲績

第五琦爲朗州刺史甚有能名

王翊自折衝授辰州刺史遷朗州皆有政術

嚴郢爲京兆尹專以文學參朝廷論議前後請減諸色丁匠數千百人號爲稱職

張延賞爲北都副留守河南尹江陵尹成都尹連統四鎮所至稱理其去也皆刻石紀焉

呂誾肅宗上元元年罷相授太子賓客尋爲荊州節度謹初在廟堂無異稱及理江陵三年號爲良牧

蕭復大曆中爲歙州池州刺史以理化著聞遷嘗州刺史

李泌爲澧州杭州刺史並以理行稱

李惠登爲隋州刺史惠登樸素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訝誼其能及于頔爲山東道節度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爲上

閻濟美自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復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所至以簡澹爲理兩地之人嘗賦之外不知其他

令狐彰爲滑州節度使在職風化大行初滑州瘡痍未復城邑爲墟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內簡軍戎外

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數年間田疇大闢廩庫充積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暫闕

李復德宗建中貞元間爲江陵少尹歷容州廣州刺史曉於政道所在稱理

張萬福貞元中歷典九郡皆有惠愛

于頔爲蘄州刺史護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

張敬則爲鳳翔尹撫戎理俗人甚便之

穆贇爲虔嘗二州刺史宣州觀察使所蒞皆有政聲渾鎬大師瑊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游歷延鄧唐等州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

薛華為汝州刺史有能名又為浙江西道觀察使廉
風俗守法度人甚安之

王紹為武寧軍節度使時承張愔之後兵驕難理紹
修緝軍政人甚安之

武元衡代高崇文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高崇文既發
城盡載其軍資金帛噐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
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

薛戎為衢湖嘗三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所蒞皆以
敢績聞

楊於陵為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大聞入
拜戶部侍郎

令狐楚為北都留守兼太原尹楚久在并州練其風
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為青州節度使十五年甚
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儒雅之士為之野無閑田路
無拾遺

高途唐末為汴宋亳觀察判官僖宗文德初監宋州
軍州事時蝗潦之後編戶初復途克已為政始定履
畝之稅以抑兼并太祖乃命管内如其制於是賦無
虛額民無逋負公庾實而軍食羨矣改天平宣義兩

府從事

趙昶唐末爲陳州節度使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留心於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耆老錄其功詣闕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於通衢以旌厥功

趙凝爲襄州節度使作鎮數州甚有威惠

李珽監曹州事曹去京數舍吏民豪猾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罷者珽在任暮歲民庶以寧

後唐何瓚唐末代張承業知河東軍府處事明敏胥吏畏其清而服其能好會賓友飲饌精簡談笑婉洽

外踈內密事有所執往復不回

李存賢權泌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於州南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復舊郡剗闢荆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莊宗嘉之轉簡較司空直拜刺史

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饑死者半鄆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輯三面隣敵軍抄縱橫昭設法枝梧邊鄙不聳

烏震爲深州刺史嘗交儒者以講誦爲樂其性純質

以清直御下河北諸郡獨有政聲

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爲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遷安州留後

孫岳明宗天成初爲潁州刺史穎久不治賦歛煩碎民不聊生岳至州召屬邑長吏里閭胥史親問疾苦除正條賦率職務外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穎人以狀上聞加簡較太保後爲耀州刺史閬州團練使所至稱治

晉劉遂清初仕後唐天成長興中歷典淄興登三郡咸有善政

王傳極爲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極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爲理清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

李承約爲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蛋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較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璽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後爲左衛上將軍

符令謙爲趙州刺史下車布政務從安靜廷無訟獄無囚斲養之徒皆贍於已無擾於下不周歲而部內

大理

馮揮爲靈州節度使清崗土橋之間皆是氏羗帳族
從來剽掠行旅須發援兵揮加以恩惠質以義信自
是人不帶劍道不拾遺境無寇盜市無游惰獄無枉
撓吏無緇蠹四民道釋咸得其所高祖優詔褒之
劉處讓爲相澶衛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孜孜求
理撫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

周邊蔚初仕晉開運初爲亳州防禦使爲政清肅亳
民感其惠咸設齋以報之

白延遇廣順中爲兗州防禦使在兗二年爲政有聞
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

冊府元龜終

城府亦能政

卷之六十七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牧守部

八

興利 勸課

興利

昔大禹之叙九功曰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居民富蓋夫君子之為政必求所以利於人而行之也歷代而下賢守接武乃能相其土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七

一

宜以興物役始資乎悅使終啓於善利或導達溝瀆以滋於灌溉或闢除污萊以繁於稼穡築堤塲以備水潦疏河漕以通輸運興鑄冶以贍農器造橋梁以濟徒涉陶瓦覆屋以寧室居鑿山通道以便行旅皆豐功被於萌庶休明載於緗簡流風餘烈沒而不朽其古之良二千石者歟

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閘凡數十處閘所以壅水以廣溉灌歲歲增加

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

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州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後漢文齊廣漢人王莽末益州群夷起兵殺郡守以齊爲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田千餘頃

鄧晨爲汝南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今在豫州汝陽

縣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晨欲修復其

功聞許揚曉水脉召與議之揚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節我大豆享我芋魁及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揚為都水掾史典其事揚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便累歲大稔

馬稜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監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灌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

頌之

鮑昱為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嘗三十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甞饒足漑田倍多人以殷富

杜詩為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冶鑄為排以吹炭今激水

以鼓之是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魯丕為趙相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為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

任延為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

何敞為汝南太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銅陽縣屬

汝南郡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

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

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

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任光為丹陽太守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

萬餘口

張堪為漁陽太守於孤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

種以致殷富

張禹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東觀記曰陂水廣二十里徑且

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旁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

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

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

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

舍止大樹下食備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舍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

穀百萬餘斛

虞詡為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儻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 數十里中皆燒石剪
 木開漕船道 一云下辯東三十餘里有陝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詔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折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 以人就直僱
 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

魏劉馥為揚州刺史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
 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歷代為利

賈逵為豫州刺史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遇鄢汝造新
 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

鄭渾為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饑

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過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
 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
 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
 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甞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
 鄭陂

徐邈為涼州刺史河右少雨甞苦乏穀邈上修武威
 酒泉鹽池以收蘆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
 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
 馬通供中國之費

牽招為鴈門太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

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

晉傅祗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泥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

張闔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工以擅興造免官後

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闔興陂灌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闔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

倉廩國之本宜得其才今以闔為大司農闔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

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漁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孔愉為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今臨淮郡縣也起田於東陽之石

鼈公私利之

劉義欣爲豫州刺史鎮壽陽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塌
久壞秋夏嘗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
有舊溝引淠水坡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
水得通注旱患繇是得除

劉俊爲武陵內史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俊修治未
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
止

宋張邵爲南雍州刺史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開
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

南齊劉懷慰爲齊郡太守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
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

竟陵王子良爲丹陽尹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
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
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五
官殷灞典籤劉增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湯永世
等四縣解并村者辭到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
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
春就功便可成立帝納之會遷官事寢

梁陳慶之爲都督南北司西豫三州諸軍事罷義陽
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

二年之後倉廩克實高祖每嘉賞之

後魏元萇爲河內太守以河橋船經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掌破壞乃爲船路遂廣募宣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其岸橋濶往來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

崔鑒爲徐州刺史於州內銅冶以爲農具兵民獲利崔挺爲光州刺史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利

沈文秀爲懷州刺史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

崔亮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

人艱阻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甞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在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礮

裴延雋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

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饑餓延雋謂䟽通舊跡
勢必可成乃表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
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
之

李愬爲南荊州刺史愬於境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
頃公私賴之

杜弼行海州事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於州
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勅並依行
李繪爲高陽內史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
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

隋盧賁爲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和民渠又派
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瀉鹹民賴其利

薛胄爲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
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
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
兖渠

趙軌開皇中爲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
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十餘
頃人賴其利

楊尙希爲蒲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堤

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

唐李襲譽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旬城塘以溉田八百頃百姓獲其利

長孫操武德中爲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至今賴之

河間王孝恭爲荊州大總管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

高士廉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強

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

裴行方簡較幽州都督引瀘溝水廣開稻田數千頃百姓賴以豐給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聘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獲水災

張儉爲朔州刺史廣營屯田歲致數十萬斛邊糧益

饒及遭喪亂儉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餓州境獨安
嗣楚王靈龜爲魏州刺史開永濟渠入新市控引商
旅百姓利之

王峻景龍末爲桂州都督桂州糧饋乏峻始改築羅
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
賴之

李傑爲河南尹先是河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堰破
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
就公私深以爲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宋璟爲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畧使廣州舊俗皆以
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
復延燒之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漑
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因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
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
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
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
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
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
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爲

杭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闕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來召作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

李栖筠爲嘗州刺史時寇亂之後旱暵仍歲編戶轉徙廬井半空乃濬河渠導江流以資溉灌是歲大稔流民畢復

李復爲廣州刺史勸導百姓令變茅屋爲瓦舍杜亞興元中爲淮南觀察使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埋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街衢造屋行旅擁蔽之亞乃開拓疏啓公私悅賴焉

嗣曹王臯貞元初爲江陵尹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水溢爲浸澤臯始命塞之廣田五十頃悉良美畝收一鍾又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江爲二橋流人自占者二千餘戶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餘里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舊不鑿井悉汲波澤至夏與牛畜同潦或汲水數

里行旅重困臯乃令合錢作井民以爲便
陳孝陽爲雋州刺史領二十餘年蠻夷愛之雋州隔
瀘水嘗苦餽餼孝陽設法營田後歲收穀數萬石軍
食之餘又以北餽黎州清溪開鎮軍皆足蜀人至今
謂之倒般後以老歸成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
方免

李西華貞元中爲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藍田東至內
鄉七百餘里山岨重沓小遇暴雨則隔絕行旅或露
居糧絕旬日不止則徃徃僵仆西華上請役功十餘
萬置橋立廬又迴山通偏路以避盛水自是行李不

滯

李景畧貞元中爲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鑿感應永
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

于頔爲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下有水曰西
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歲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
復之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

高瑀元和初爲忠武軍節度使比年水旱人民薦饑
瑀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洩旣均人
無饑年

孟簡元和中爲嘗州刺史簡始到郡開漕古孟瀆長

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

李吉甫元和中爲淮南節度使吉甫於高郵縣築堤爲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

韋丹元和中爲江西觀察使江西邑屋皆以草履竹椽嘗多火患及丹到悉以瓦木大革前俗

裴度爲興元觀察使寶曆二年度奏修斜谷路及創造館驛畢自京師氏漢中列郵傳於駱谷久矣而艱難阻險人嘗病之度旣到鎮因訪故老熟其利害遂決請移路於斜谷橋梁館宇克期而就人心大愜李聽爲靈武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將議

屯田詔聽復開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王起太和中代裴度鎮襄陽爲民修淇堰以灌田一境利之

溫造太和中爲河陽節度使修河枋口堰役四萬工溉灌濟源河內溫縣武陟五縣百姓田五千餘頃

高璠爲陳許節度使奏修築許州繞城水堤及開渠溝周回一百八十里畢功

高駢咸通末爲安南都護奏開本州海路從之初交趾以北距南滇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

石隱然在於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
畧云人牽財利石限衡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
之計今若稍加疏鑿以導往來自然貨殖貿遷華戎
利涉時有詔聽之駢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
交廣之民至今賴之以濟焉

晉陳暉爲靈州節度使作舟車百數代民轉輸行商
坐賈蠲其征稅勸民播植薄其賦歛蕃漢貿易禁其
欺詆屬郡筦權田課悉復

漢慕容彥超爲磁州刺史地饒水田則西門豹史起
所理漳滏十二磴之遺跡也時以郡邑薦饑溝渠堙
塞彥超日引已之親僕及郡衙散卒出俸錢以給其
食自旦及夕親令開鑿期歲之間民獲其惠及以政
聞於朝遷領軍州百姓遮留於路彥超始以代者未
至營渠不息左右勸而止之彥超曰有未成功處與
成之何頓輟而不終其志也聞者嘉之

勸課

易曰利物以和義書曰厚生以養民班固之述循吏
曰所居民富繇漢而下牧守之可紀者曷嘗不以勸
課爲先焉乃有勗之以耕耨勉之以樹藝鑄作乎田
器敦率乎稼政教之以孳畜而祭養無闕訓之以蠶

績而纒帛是供居士者勤身以濟衆在下者知方而從化弊俗丕革美利敦洽繇是家給人足政平訟治耻格之風著德讓之道隆管子所謂衣食足知榮辱者其識治體矣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

推行之

龔遂爲渤海太守旣屏盜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

一樹榆百本難五十本葱一畦韭每一家卽如此種也家二母

彘五母鷄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

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趨田畝趨向也

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茨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

積菱茨也茨鷄頭也勞來勸勉也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邵信臣爲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言休息之時皆

有野次稀有安居時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

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

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

後漢樊準為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克給

樊曄為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

茨克為桂陽太守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馬

東觀記載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

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屨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濃漬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克教人種桑蚕人皆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茨克之化也

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集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紵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織紵織布者緼枲也

王景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嘗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繇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嘗禁又訓令蠶織為作

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
劉虞爲幽州牧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嘗割
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
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
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

魏杜畿爲河東太守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鷄豚
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

蘇則爲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則親自教民耕種其
歲大豐繇是歸附者日多

皇甫隆爲燉煌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嘗灌溉滴水

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
工力旣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犁又教衍漑歲
終半計其所省用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
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禁改之所省復不訾
夏侯惇領陳留濟陰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大
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
河南尹

顏裴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
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
遠計裴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

車牛裴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煩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嘗爲雍州十郡最王昶爲雒陽興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砍開荒萊勸百姓墾田特多遷交州刺史

鄭渾爲魏郡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

鄧艾爲汝南太守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晉王宏字正宗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較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

范畧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羌蹈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畧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

劉弘為荊州刺史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

祖逖為豫州刺史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桓宣為江夏相鎮襄陽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鋤耒於輶軒或親耘獲於隴畝

宋申恬為青州刺史加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

南齊劉善明為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雜菓遂獲其利

梁徐摘為新安太守至郡為治清淨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期月之中風俗便改

孫謙為零陵太守謙為郡縣嘗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嘗多於隣境

後魏崔寬為秦州刺史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寬至修龔遂之法勸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

呂羅漢父温為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杜纂為清河內史勸督農桑親自簡視勤者賞以物

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後周郭彥孝為澧州刺史蠻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

賦稅違命者多聚散無嘗不營農業彥孝勸以耕稼罷其遊獵民皆務本家有餘糧亾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孝蒞職倉庾克實無復轉輸之勞

隋公孫景茂爲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繇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唐竇軌貞觀初爲雒川都督雒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僞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按之繇是人吏懾憚風化整肅

蘇幹爲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主吏苛酷百姓多有流散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繇是逃散者皆復業劉晏爲京兆尹奏當府蒿荒地其本戶有能復業請蠲免三年差科如無復業者請散給居人及客戶并資蔭家隨例納官稅所墾田畝不荒從之

李融爲鄭州刺史作賦稅法得其條貫無兼并豪奪之家而農者競勸境內無荒田人到于今賴之肅丹爲江西觀察使課百姓墾田人多儲蓄

張仲武爲幽州節度使以邊塞旣寧尤勤撫育每春則勸農及夏親行縣以較其民之稼穡見穉莠不去者必撻之見滋長如雲者必坐於木陰賜酒茗以厚之

梁韓建唐末爲華州刺史建少勤農穡尤加勸課曲盡其能在華數年軍民饒衍

後唐張全義唐末爲河南尹雒都自黃巢大亂之後繼之以蔡賊十餘年間寇盜往來都城灰盡無寸椽尺椽滿目荆榛李罕之尹正也唯部下聚居坊市窮民不滿百戶加以罕之貪殘治民無術流人來者尋復散去及全義爲尹鉏萊披榛招復流庸待之如子每歲農務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間諭其耕者賞以酒食政寬專簡吏不敢犯繇是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民戶數十萬

周知裕明宗朝歷絳州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爲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

晉劉審交爲陳州刺史出省風俗見耕夫田器鉏鉞甚薄而拙乃於河北取樣特鑄造以給民

册府元龜勸課

册府元龜

其歲豐錄懽
寡請去又全義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九

廉儉

班固有言曰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
化者循吏之道也是知公廉則絕私清儉則寡欲故
能使政平而訟理吏肅而民服焉周禮小宰之職弊
群吏之治者有六皆以廉為本傳日以約失之者鮮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七

一

矣歷代而下居牧守之任以清白著稱者比比有之是皆以道化人砥名礪節確然有守涅而不緇者也至若斬馬芻而席羊皮衣祇禡而宿樹下者斯固克已過差偏下已甚然迹其矯抗亦有所激云

漢何並爲潁川太守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

後漢張堪爲蜀郡太守後遷漁陽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

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與民之貧羸者趙咨爲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俸豪黨畏其儉節袁忠爲沛相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

周紆爲渤海太守免歸紆廉潔無資嘗築塹以自給章帝聞而憐之復以爲郎

楊震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

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
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長者
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
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歷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
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八
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張禹爲下邳相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飯飲水而

已

羊陟爲河南尹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
京師憚之

李庸爲蜀郡太守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
化

劉虞爲其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後爲幽州刺
史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
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
財辯或發民財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克調或至
自殺帝以虞清貧特不使之出錢

劉表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魏楊沛漢建安中代張旣領京兆尹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饑沛病亾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之

梁習再爲并州刺史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司馬朗爲兖州刺史雖在軍旅嘗麤衣惡食儉以率下

令狐邵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到官省孟康爲弘農太守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卒吏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嘗豫勅吏卒行各持鑣所在刈馬草不止停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嘗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所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焉

裴潛歷代郡太守沛國相兖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蒺藜以自供爲兖州時嘗作一胡牀

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高慎爲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胡威字伯武荊州刺史質之子爲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初質爲荊州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

自駟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信進道旣至見父停廡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白如此

晉鄭冲自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以儒雅爲德蒞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鄧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元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其後以疾去職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及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旣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嘗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王遜爲上雒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謝尚爲江夏相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

丁潭爲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

孔愉爲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

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
陸納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桓
公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
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復云卿何納曰素不能飲止
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
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怛
之刁彞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
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
以備杯杓餘瀝温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
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郛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
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
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
並封以還官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嘗
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
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
謂我豁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嘗焉得
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桓嗣爲江州刺史蒞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版檐嗣
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

宋臨川王義慶為荊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

劉亮為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得公祿悉以還官明帝嘉之下詔褒美

申恬為青州刺史又督冀州性清約頗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死之日家無餘財

劉秀之為梁州刺史遷益州秀之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

王鎮之為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儉妻子無以自給乃棄家致喪還上虞日墓畢為子標之求安

復令隨子之官後為廣州刺史宋高祖時為相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

江秉之為新安太守轉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嘗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

阮長之為武昌郡先是郡縣田祿以芒種為耕期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

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長之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

王琨自延尉出爲廣州刺史先是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賣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復爲延尉加給事中

朱修之爲雍州刺史徵爲左民尚書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南齊王延之初仕宋爲吳郡太守罷郡還家產無所增益後爲江州刺史在州祿俸以外一無所納劉亮仕宋爲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

王僧虔爲湘州刺史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

丘仲起爲晉平郡守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

劉懷慰爲齊郡太守不受請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

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淵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王沈爲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嘗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爲營棺柩

裴昭明爲廣陵太守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范述魯爲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孔琇之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

蕭赤斧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蕭惠基爲涵東武陵內史豫章東陽太守凡歷四郡無所蓄聚

蕭坦之爲右將軍東昏侯時遣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坦之宅煞之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

處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簡家赤貧唯有
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死繫尚方

梁庾華仕齊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
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

華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
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及天監元年

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疋米
五十斛

顧憲之初仕齊爲豫章太守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
高祖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

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授大
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

饑寒
楊公則初仕齊爲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後爲武

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及天監初爲
湘州刺史四年徵中護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

所取
王僧儒天監初爲南海太守郡嘗有高涼生口及海

船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
就市又買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嘗僧儒乃歎

册府元龜 廉儉 卷之六百七十九 十一

日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竝無所取

任昉天監中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漑漑弟洽與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旣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

傅昭爲成安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昭旣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又爲臨海太守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栗寘絹于

簿下昭笑而還之

裴邃爲梁秦二州太守開創屯田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疋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違納其絹二疋而已

夏侯亶歷爲六郡二州不修產業租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克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竝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嘗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

王瞻爲晉陵太守潔已爲政妻子不免饑寒

江革爲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門生故吏

家多東州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箱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及徵爲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舸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舫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旣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迄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庾域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克供養

蕭勵爲廣州太守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二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萬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

蔡樽爲吳興太守口不言錢在吳興不飲郡井齊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嘗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伏軀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勅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爲新安太守在郡

消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安新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
孫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籩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何遠爲武昌太守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輦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不用銅漆江左多

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蕭洽爲南徐州治中旣近畿重錘吏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

范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
王勵爲南海太守行廣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勵獨以清白著聞

王珍國爲桂陽內史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真可謂良二千石也

陳孔奐爲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衣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辨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袍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後魏廣陵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亾日無歛屍具

陸馥爲相州刺史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嘗

侍吏民大歛布帛以遺之馥一皆不受

荀孤爲并州刺史不治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思之

劉芳爲青州刺史爲政需緩不能禁止奸盜而廉清寡欲無犯公私

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輦造州自稱少魯克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欣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都

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卒於官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
十疋其清貧如此

沈文秀爲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
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

邢臧爲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
清慎奉法吏人愛之

羊敦爲廣平太守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餽未至使
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遂解衣質
米以供之

張恂爲廣平太守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勵唯恂當官
清白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張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
採樵以自供孝文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
刺吏民之欣心焉

泉企爲東雍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
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北齊杜弼初行海州事又除膠州刺史儒雅寬恕尤
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

祖鴻勳爲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
高之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居官至清儉武平中爲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武都卽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已下聚歛絹數千足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外並須出於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郡民趙穎曾爲樂陵太守年八十因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穎恃年老苦請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

至門聞之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郎基爲潁川郡守性清儉無所營求曾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煩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後周唐永初仕魏大統初爲東雍州刺史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

孟信魏末爲趙平太守政尚寬和豪權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慰勞乃自出酒以鐵鑊温之素木盤盛蕪菁俎器唯此而已乃以一

鑑與老人俱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牲醑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牲進之酒盡方別

泉仲遵歷雒南雒三州刺史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

劉璠為同和郡守先羗除附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羗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

韋瑱為瓜州刺史州通西城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故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申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竇熾為原州刺史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日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寇雋為梁州刺史在州清苦不治產業其子等並徒

步而還吏民送雋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
辛慶之爲荊州刺史率性儉素車馬衣服示不尚華
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人知子所食惟菽麥
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魚獵夫三十
人以供郡守俠亦不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
積馬遂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

王思政爲荊州刺史都督蘭小歡繕治城塹掘得黃
金二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
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

萬

隋庠狄士文爲具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
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
步送還京又嘗入朝遇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
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絛一疋兩手各持一疋帝
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帝異之別齋
遺之後爲雍州刺史旣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
繼親實無贍之者

柳儉爲沔州刺史坐與蜀王秀交通免職及還鄉里
乘弊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

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爲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廩字

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寧州都督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貿易皆往他州每按郡樵菜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王方慶則天時爲廣州都督地際南海歲有崑崙乘船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獻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

蘇瓌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歲時轉陝州刺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之數萬惟瓌挺身而退時論服其清潔

朱敬則爲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步從而歸

劉之濟中宗神龍初爲青州長史爲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

李齊物肅宗乾元中歷鳳翔京兆尹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

李勉代宗大曆中爲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

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者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

韓滉德宗貞元初爲潤州節度素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洄嘗於故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至卽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嘗恐失墜所有推圮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

薛萃爲浙西觀察使理身儉薄嘗衣一綠袍十餘年不易恩加朱紱然後解去筮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聲樂俸祿悉以散親族故人子弟

裴玠爲鄜坊節度使憲宗元和三年改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等使玠武臣爲政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於士卒故遷授大鎮

孔戣元和末爲廣州刺史戣剛正清儉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絕其取索

薛戎爲衢湖嘗三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儉身處約不務虛名俸入之餘散宗族身歿之後人無譏焉

令狐楚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繇是汴人愛其

册府元龜 廉徵 卷之六十七十九

廉徵為戶部尚書

殷洎為桂州觀察使轉江西觀察使皆以廉潔著稱
盧均文宗開成中為廣州節度先是蕃船到府節度
使已下爭以賤估其珍貨均悉不問時人服其潔廉
王龜懿宗咸通中為浙東觀察使凡天下有倉庫羨
餘皆隸於本州名曰賞設庫以備地主之費龜所至
兩州有給于公者則給之或遊客故人皆以已俸而
奉之餘可知矣

晉郭延魯初仕後唐為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
貨庶事求理一郡賴焉

高漢筠至廉在襄陽有薛吏嘗課外獻白金二十鎰
漢筠嘆曰非多納趨趨則刻削闖闖吾有正俸此何
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得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
詔嘉之

安元信少帝開運二年為復州防禦使卒元信歷數
任皆名郡也親族嘗謂曰公身俸二千石鬻有白髮
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
武畧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人平生
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為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為
豚犬輩後而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七十九 二十二

漢武漢球為維州刺史至郡未期以日疾請代乾祐

二年秋卒於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於撫理嘗

以拮斂為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入平

末無出美由國所以為千石博武詩曰吾本無家

不百金而血跡效嘗聞曰公良於二千石無家自

漢武計之帝開殿二半為外州內學至武部風

用能因邦其主法不野野然其白金者以於上出

知能難曰非多林技技眼修以關關吾亦立於此

册府元龜 東武漢魏有籍吏嘗精收熾白金二十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十

靜理 推誠

靜理

夫古人之為政者曷嘗不崇清靜以致治資簡易以
成化故老氏著玄默之教仲尼垂耻格之訓蓋斯民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可挾術而致擾哉漢室

而下良牧相繼乃有推寬大之志布仁厚之德宣流
愷悌敦修禮讓專務通恕悉蠲煩苛或反已而自思
獄訟以止或責成而委任曹事咸舉物安其所民愛
其賜斯足以為循吏之稱首矣

漢曹參初為齊相使者召參參去囑其後相日以齊
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
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
乎吾是以先之 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
姦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秦人極刑

而天下畔孝武峻法
而獄繁此其效也
兒寬為左內史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

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誠與下不求名聲
吏民大信愛之

汲黯為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
任之 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
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 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黠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力猶勤也言
先以德教化

於下若有弗從
然後用刑罰也 務在成就全安長史 不欲易代
反損傷 許丞
老病聾 許縣丞 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而

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

絕簿書盜財物

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公私費耗甚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

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龔遂宣帝時選為渤海太守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

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帝許之

薛宣為右馮翊性密靜有思

有智思也

思省吏職求其便

安

省視也

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

利便

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

吏民稱之郡中清靜

後漢衛颯字子彥河內修武人也建武初為桂陽太

守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

事十年郡內清理

鮑永為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瘡傷之

後乃緩其銜轡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

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

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

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愛老子使得遨遊若

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頗為官吏所擾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王况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

杜安爲邑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

郭賀爲河南尹以清靜稱

廉范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

中初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勵

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

魏霸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吏有過要先

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

王堂爲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

張敏爲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

任延更始初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

也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盧植爲九江太守以疾去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

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

弘大體而已

魏華歆漢末爲豫章太守爲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

愛之

游楚字仲元漢末爲蒲阪令後遷隴西太守爲人慷

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

孟康齊王正始中爲弘農守領典農較尉康到官清

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嘗四分遣一事無宿諾

楊阜爲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

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較尉所在清約不煩

晉傅嘏爲河南尹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

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嘗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細日以經緯李氏之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嘗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橫楚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夫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繇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和嶠爲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

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嘗四分遣一事無宿諾

楊阜爲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

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較尉所在清約不煩

晉傅嘏爲河南尹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

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嘗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細日以經緯李氏之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嘗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橫楚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夫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繇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和嶠爲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

鄭冲爲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蒞職不爲幹局之譽

王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

王述爲臨海太守遷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

劉琰爲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

官長者諸郡徃徃有相舉正琰歎曰夫居下訕上此

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

靜流未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

姓將徃而不返遂寢而不問

宋王弘爲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

張茂度爲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

謝述爲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懷

袁湛爲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蒞政和理爲吏民所

稱

段福榮爲豫州刺史蒞任清謹爲西土所安

南齊裴昭明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

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捷故耳

王綸之爲吳興太守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

張岱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

寬恕著名

梁王峻仕齊爲桂陽內史會高祖義師起上流諸郡
多相驚擾峻閉閣靜坐一郡帖然百姓賴之又爲宣
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

江禧爲晉安內史蒞政清約務在寬簡吏民便之

馮道根爲南梁太守豫州刺史歷處州郡和理清靜
爲下所懷

張克爲義興太守爲政清靜吏民便之

王志爲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

徐摛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
桑期年之中風俗便改

張纘爲吳興太守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

蕭子雲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民吏悅之

謝舉爲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後爲晉陵太
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

范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
任昉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
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

范雲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
之又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
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

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

郡中稱為神明

常放為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

王承為東陽太守為政寬惠吏民悅之

伏暉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

張緬為豫章內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

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

劉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

謝朓為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

付綱紀曰吾不能作王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殷均為臨川內史體多疾閉閣臥理而百姓化其德

劫盜皆奔出境

陶季真為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建安太守

為政清靜百姓便之

王茂為江州刺史歷丹陽尹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

為吏民所安

褚翔為義興太守蒞政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

之

蕭洽為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

陳王勵為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勵為政

清簡吏民便安之

魯達為巴州刺史為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

後魏彭城王勰為揚州刺史簡刑道禮與民休息州

境無虞遐邇安靜

樂安王範為長安鎔都大將謙恭惠下推心撫綏百

姓稱之時秦上新罹殺賊流亾相繼範請崇易簡之

體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

張白澤為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

茹皓為濮陽太守清簡寡事

張袞為幽州刺史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

賈雋為荊州刺史在州五載清靜寡事為吏民所安

賈禎為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

高悅為長樂太守為政寬惠民庶安之

陸惟州為相州刺史政尚寬惠吏民安之

酈約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

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

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民不犯法何以

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

而退

游明根爲東兗州刺史爲政清平新民樂附

房景伯爲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死勅行州事政存

寬簡百姓安之

常崇爲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嘗云何用小察

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慕治

李訢爲相州刺史爲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

姓稱之

劉元孫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靜爲名

鄭道昭爲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其在二州政務寬

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鄭尚爲濟州刺史爲政寬簡百姓安之

畢祖朽爲東婺州刺史初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

在安靜百姓稱之

王襲爲并州刺史太和中孝文輿駕詣雒路幸其治

供帳粗辦境內清靜帝頗嘉之

李平爲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孝文

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

民懷之

裴叔義爲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守爲政清

靜吏民安之

裴芬為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

柳僧習為北地太守為政寬平氏羗悅愛

賈思同為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

曹世表為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

張烈為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范紹為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

劉道斌為弘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

張偉為營州刺史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

身率下宰守不敢為非

王翊為濟州刺史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

北齊堯雄初仕東魏為豫州刺史雄雖武將而性質

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為政去煩碎舉大綱而已

段榮為滹州刺史歷相州秦州事性溫和所歷皆推

仁恕吏民愛之

段韶為并州刺史為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

時又有韓賢為維州刺史雖武將而性不和直不甚貪暴雖無善政不為吏民所苦

後周閻慶為寧州刺史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

馮遷為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在簡

恕夷俗頗安之

李穆為并州總管時東夏甫正人情尚擾穆鎮之以

靜百姓安之

顏之儀為濟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

李和為漢陽郡守治存寬簡百姓稱之後為夏州刺

史又除雒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

商雒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

為之簡靜

龔携為襄樂郡守遷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

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

梁椿為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

王雅為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

韓果為華州刺史為政寬簡吏民稱之

皇甫璠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

王子直為行瓜州事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

附

庾信為雒州刺史多識舊章為政簡靜吏民安之

魏玄為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

庠狄峙為益州刺史性寬和尚清靜為夷獠所安

隋柳裘為許州刺史在官清簡民吏懷之

河間王弘出為寧州總管在州治尚清靜甚有恩惠

帝世康為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合境清肅又為荆

州總管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
常藝爲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
柳儉爲蓬州刺史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從容而
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沔州刺
史

公孫景茂爲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
梁彥光初爲岐州刺史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
化

唐楊恭仁隋末爲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爲苛
察戎夏安之文帝謂其父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
非惟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

襄武王琛爲晉州道行臺總管馭衆寬簡大爲民夷
所附

宇文士及貞觀初爲蒲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安之
張文琮貞觀中爲亳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愛之
田留安貞觀中歷徐洪二州都督皆以寬簡爲吏民
所安

高智周爲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

霍王元軌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閣無爲吏事責成
於長史司馬

陸象先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爲劍南道按察使
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大司馬常抱貞言曰望明公稍
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惰無所懼也象先
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已恐非
仁恕之道竟不從抱貞之言象先玄宗開元中爲蒲
州刺史仍爲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語示
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
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其必須行杖卽當自汝爲始
錄事慙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祇是
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靜其源則亦何憂不簡前
後爲刺史其政如一吏咸懷思之

李適之爲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使之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政尚清靜人吏安之

苗晉卿天寶中爲金州刺史歷魏郡太守政化大行
晉卿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在有惠化
鄧景山肅宗至德初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政理
簡肅聞於朝廷

崔衍爲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

常夏卿爲京兆尹東都留守爲政務通適不喜改作
魏少游早以吏幹知名累遷京兆尹居職緣飾成務

不爲事首有規簡善任人果於集事前後四領京兆
雖無赫赫之名而齷齪廉謹有足稱者

張延賞爲河南尹時河雒兵戈之後邑里丘墟延賞
政尚易簡東都甚理

張鑑代宗大曆中爲濠州刺史爲政清靜州事大理
李勉爲京兆尹政尚簡肅甚有時稱及爲滑亳永平
節度使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言而理東諸侯雖
暴驚者亦宗敬之

關播大曆中以淮南判官攝滁州刺史爲政清靜簡
惠旣無盜賊人甚安悅之

馬燧爲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
務教化去煩苛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清約率易遠近安之退公之後
端居靜慮而已

薛播德宗建中初爲晉州刺史遷河南尹皆爲政簡
肅甚獲當時之稱

帝元甫有器局所蒞有聲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在
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能理

吳湊爲京兆尹孜孜爲政以勤儉清簡爲務人心安
悅及爲婺州都團練觀察使爲政勤儉清正美聲聞

於朝廷

裴諝為河南尹不鞠人於賊罪以寬厚和易為理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在成都比三年公私皆濟撫

蠻夷異類約束明具輒不生事

崔詠為鄧州刺史後為桂管觀察使皆不生事溪洞

夷俗頗安

孔郊憲宗元和中為廣州刺史時桂管經畧使楊旻

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致嶺表累

歲用兵唯郊以清儉為理不務邀功交廣大理

王鐸為容管經畧使凡八年溪洞安之

薛放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在鎮唯用清潔為理一方

之人至今思之

闞濟美為福建觀察使復移鎮浙左所至嘗以簡澹

為理兩地之人嘗賦之外不知其他

丁公著為浙西觀察使二年為河南尹皆以清靜為

理

沈傳師為湖南江西宣州三觀察使所至以廉靜稱

理

崔暉為鄂岳浙西觀察使所至用寬政清簡少事財

用有餘人遂寧泰

漢李殷累為郡守性沉厚所蒞無苛暴之名
周馮道後唐清泰初為同州節度使為政閑淡獄市
無撓

翟光鄴權知京兆以寬靜為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
切停罷百姓便之

推誠

禮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曰惟天下至誠為
能化夫欲盡物之性而化之者其唯至誠乎故古之
良二千石妙識治體推誠明之性為撫御之術簡畧
苛細輸寫心腹選任於淳實慰薦於勤勵待眾以信

而民不忍欺推功於下而人樂為用或因壘以喻寇
賊或刻期以遣囚繫動發于衷以底于治宜乎詔勅
之嘉獎史冊之褒紀傳云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其是之謂乎

漢趙廣漢二千石 王欽若等曰漢歷京兆尹 以和顏

接士其慰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慰薦為安慰 事推功

善歸之於下曰某緣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
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

仆無所避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

親鄉之

讀鄉曰嚮

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

兒寬為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

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

大愛信之

韓延壽為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敢欺給

給証也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

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稱書勅屬縣悉

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

問也

鉤鎌也

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

然盜賊亦皆罷

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疲厭也

渤海又多劫畧相

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

是悉平

後漢郭伋為并州刺史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

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

君到喜故來迎諸兒復送到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

還伋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界先期

一日伋念負諸童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

總大體而已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

煩

戴封爲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褒美焉

張綱爲廣陵太守初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

綱意誠卽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明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浮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爲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拏戮耳綱曰豈

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而縛詣綱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陞蕩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爲安居宅子弟欲爲吏者隨才任職欲爲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

劉岱爲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爲士人所附

魏田豫爲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卽相告語群賊解散郡內清靜

蜀董和爲益州郡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

晉劉弘爲荊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御下厲以公義每有手書郡國丁寧款密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

從事

宋謝方明轉晉陵太守復爲南部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候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紀綱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違至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

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貴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亾者遠近咸歎服焉

南齊安陸王緬爲雍川刺史留心辭訟親自隱郵劫鈔渡口皆赦遣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梁何裔字子秀初仕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始興王憺爲荊州刺史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可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

勿恡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矣
王志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
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
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爲婦孕吏民
益歎服之

陳沈君高爲平越將軍廣州刺史嶺南俚獠世相攻
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
後魏沛郡公禎爲南豫州刺史初豫州城豪胡丘生
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
軌詐以婚集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

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
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
卽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
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而
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

宇文福爲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
得聲譽

艾陸伯子華爲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果

之亂

王欽若等曰是時平府主簿邢果作亂也

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

右委之管籥衆感悅境内帖然

刑部元龜 推誠 卷之六十一
李仲遵爲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叛亂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旣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怡悅

北齊張華原爲交州刺史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二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欵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

後周宇文測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寔而文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而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

通慶問時論方之羊叔子

王欽若等曰羊叔子事具將帥推誠門

隋令狐熙爲桂州總管有寧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卽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疹熙復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

衛玄爲資州刺史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

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唐田留安爲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來攻州城于時
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覓人咸懷異志凡
諸郡守皆以心腹自衛多所猜防繇是上下情隔怨
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
問踈遠皆至臥內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爲國守自宜
一心無爲疑二也必欲棄國卽異背順歸逆亦任卿
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遁相誠勵子弟曰田公
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繇是人情遂同

張伯義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朴直不知書然能推
誠委任軍府簡肅人皆便之

于邵爲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爲盜數千
百人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
問遣使說喻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
致之不疑因皆降之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刺
史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
有自告者曰某有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
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
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至者繇是群盜感義

相引而去

少於前文又復有分宜長官...

...

...

...

...

...

...

...

...

...

